

卷三十九

龍圖公案卷之一

阿彌陀佛講和

話說德府孝感縣有一秀才姓許名獻忠年方十八生得眉清目秀丰
 神俊雅潔門有一屠戶蕭輔漢有一女兒名淑五年十七歲甚有姿色每
 日在樓上綉花其樓近路常見許主行過兩下相看各有相愛的意時日
 積久遂通言笑許生以言就之女即微笑道肯其夜許生以樓梯暗引
 上去与蕭携手蘭房情交意美及至鷄鳴許主欲歸暗約夜間又來淑五
 道倚梯恐夜間有人經過看見不便我今備一員木在樓枋上將白
 布一員木半垂樓下汝夜間只將手緊抱白布我在樓上吊扯上
 來豈不美許生喜悅不勝至夜果依計而行如此往來半年鄰舍頗知
 只滿樓上垂下白布到地只道其家晒布未收思偷其布停住木
 樓上垂下白布到地只道其家晒布未收思偷其布停住木



書名 龍圖公案六卷 光緒十八
 年瀕陽成文信記刊本
 撰者 明 闕名 撰
 卷 卷三十九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系書號 雙紅堂-小說-46
 編號 D86210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系書號: 雙紅堂-小說-4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龍圖公案六卷 光緒十八年瀕陽成文信記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

書

公

集

卷
四
十九

連皮四十卷頁



龍圖公案

第叁拾玖部

茂齋

春城無處不飛花

春到人間草發芽

春風吹柳千條線

春雨點桃一片霞

且說這些船戶七手八腳將船上的箱籠色果擲在這船上用繩網着，賊子方俱擲在丁家船上。只听陳老者問一聲象位，其人這是誰家的船支來此救我父女之命？只听有一人說：老者不必多疑，我對你說這船却是墨花村丁宅的舊船。只因這几日我家公子耳聞這河西之上有了歹人故派我們夜間有二十支小船來回的巡河，果有此事。

陳老者聞听船戶一夕話，他心中是一塊石頭落了平。忙向船大家去奔了家堡，到了宅去見双侯二位相公。

到宅院 見過丁福回畢話 老管家 入宅通知與主人听
丁照蘭 急令丁福代陳老 到書房 把就里情由問分明
老家人 付至門房把陳代容 將姑娘 送至內宅夫人房中
近書房 陳容見了公子面 丁大爺 有語問言向了一声
說到是 老者家住那州縣 何庄村 那里人是什麼姓名
因甚事 父女來到芦花蕩 鄰因何 得罪狂徒舡上動凶
你把那 始末情由從實諱 說明了 我弟 你把里路不平
那老者說道小老尔姓陳名容家住金華府人氏只因家寒
婆尔辞世父下无兒只生一女曾許與波府的趙宅為妻皆因
是道路遙遠不能迎親來取故此相送小向過門又無錢文雇

覺舡支因此來至芦花蕩投奔芦宅的善舡來至此間却到有
善舡一支是于宅兄弟撐舡這于得與我說道到村中当面謝
過員外誰知近得宅內他弟兄就要將女兒與員外說親他竟
是白爺為名他要填占小女是小老兒不肯應允他就將我監
禁在石洞之中難見天日正自有苑而矣心下着急原來前洞
中也有一人監困在內是我二人隔牆訴冤敢則那一位却是
開封一員武職姓展名招他向起情由小老兒哭訴一番那展
爺心中不忿就與白爺問起這事白爺並一字尔不知當下放
了小老兒將于得打了一頓大棍送至兩江總督衙門治罪芦
管家撐舡送我父女誰知走至半途那于方一支飛舡趕至跟

前與芦管家在船尾動手可憐芦管家手无寸鐵失脚落水還
未知吉凶于方來至前船要殺我陳容虧得爺的船到救下我
父女二命此恩此德今生難忘這丁大爺聞所問一聲那老者
你可見那展爺是怎生的模樣細細講來

陳老者 聽見大爺將他問 他將那 展爺的光景細細云
說道是 這人生來多雄壯 年紀兒 看來不足他有三旬
代一項 武士巾在頭上代 青緞子 箭袖袍服他身上穿
大槩是 姓展雄飛他姓展 家住在 蘇州城內是隱賢村
大約是 身受武職官不小 相辨着 那同封府的邑丈人
這老者 一片言詞還未盡 只見那 大爺照蘭他把話云

丁大爺說這其間必有元故為何展兄既到此間不走這里又
先奔五義庄此意為何展兄既到此間命丁福派人用銀舡先
送陳家父老代我把于方送至五義庄探听展兄下落外賞陳
老十兩銀子分付一必命人撐舡去奔五義庄而來
遊蕩 一支風帆在江上 但則見 玉兔東升月兔輝煌
一 芦花 風摆搖搖來回舞 一層 吹動浮浪有百里長
總想來 長江萬里能知深 世上的 為有這人心最難量
鑽天鼠 芦家哥 多人義 竟遇着 割袍斷義的白玉棠
盧仁兄 他弟兄三人把 氣走了 仁義忠原的勇韓章
這如今 展兄所為何事 却因何 南俠也困在五義庄

我今日到得庄上把玉見少不得假公濟禮我送于方

夜晚間舡行水面來的快遙望見一支小舟上的玉崇

且說丁大爺一見玉崇說員外何往玉崇說追趕于方救護陳

老者去了丁爺說不必去了那老者父女小弟已派人送去今將

于方特送至宝庄玉崇丁照蘭比比歡喜白爺說有勞丁兄之

心這些不法之人真正可惱隨派人將于方也送至總督衙門

同罪丁兄請至五義庄我有一個幼友相見丁爺原為打探而

來故此是百衣百隨同至庄上

兩支舡並行在水上不多時已到五義庄

丁大爺下舡登途路他二人來在花園傍

五義廳

走出白面判與丁爺見禮向端祥

他二人齊把客廳上丁照蘭有語向玉崇

說道是員外你將京來進你把那亦梁的新聞云一云

聞得你得來傳家三宗望員外你酒間說來大家听

不多時家人擺酒俱齊備三個人独有丁爺他听話神

俗言語不可重叙白爺又將大鬧東京之事訴說一番說到三

宝之事他可不提展爺一字丁爺又不好向故然這個丁爺探

听不出虛實吃得酒闌人靜但見白爺將丁爺送至花園之中

小花亭內有一小童伺候白爺說丁兄在此安喝咱明日在看

三堂會小弟失陪白爺說必這話轉身而去丁爺是坐不寧小

童斟上茶來丁爺說你隨便去罷

小書童 伺候丁爺他不敢走 丁大爺 心中有事他不安寧

坐在那 牙床之上長嘆氣 踏身形 付又走出了小花廳

看一會 院中魚缸茶靡架 他的那 心中焦皂嘆嘆一聲

叫一聲 童兒自去安歇罷 倘若 員外若問却有我應

小書童 答應一聲走出去 丁照蘭 邁步走近了小花亭

桌案上 伸手拿起書一本 在燈下 奉目面神他看分明

這本書 原來正是三國志 一番篇 是蔣幹說降的事宗一

丁大爺 點頭嘆息周公謹 最可伶 他心高氣傲往上攻

他雖是 志勇双全奇男子 又遇着 足智多某諸葛孔明

丁照蘭 正在屋中把書看 忽听得 窗外訪然似有人形

他這里 才然開口往外向 掀簾籠 走進了管家老慮忠

丁大爺 正要開言把虛忠 則見他 身後轉過一個孩童

但見他 書髮金冠頭上代 穿一件 綉花箭袖却是杏紅

他的那 腰計一條藍田玉 穿一双 厚底皂靴在足下登

他項下 懸掛一條黃金鎖 有一塊 玲瓏的美玉卦前胸

他生的 前髮齊眉後蓋腰 細看他 面如浮粉是一樣同

只見他 眉青目秀多齊整 他的那 齒似白玉嘴唇又紅

細看他 坐下若有麒麟跨 却不就 恰似當年的炳靈公

丁大爺 看罢他又識認 只見那 孩童上前他把礼行

叫一声 叔父暫恕姪兒幸不 今日里 叔父至此未敢出迎

皆因是 家中現有五叔在 所以才 孩兒不敢到五義廳

大夜晚 孩兒奉的母親命 特至此 來見叔：有話說明

自那日 孩兒的五叔回家 竟有些 改却盧家的就家風

衆家人 他老人家一槩用不 選了些 撐船的魚戶在園中

無論那 內外取用那一種 必須是 認準了腰牌才放行

前二日 京中來了我展叔 偏：的 又脩我五叔因洞中

我母親 特命孩兒來見叔 為的是 前後的話語要說青

怕的是 五叔弄下長與短 此一時 我父為官又在廟封

我五叔 青日為人多任性 久以後 得罪了朝庭了不成

我的母 派我與叔送個信 明日里 值日查船就是芦忠

求叔父 提筆在燈寫封信 說與我 丁家的二叔心內明

若能垢 二位叔父商議妥 到明朝 答救我展叔出洞中

丁照蘭 听罢這孩一夕話 他這里 心下明白問了一声

這位丁大爺願原來你就是姪兒芦坤庶公子說孩兒正是丁

希喜之不勝說好有其父必有其子真乃是德性人家果然不

錯又向你多大了盧坤說孩兒一十二歲丁爺就在燈下寫信

一封連與盧忠盧坤說孩兒不敢久亭由恐耳目衆多孩兒去

了不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夏日炎天似火燒

夏扇无風手內搖

夏風陳：從南至

夏雨時行潤草苗

這且不言丁照蘭住在五義庄上且說盧忠至次日天明奉命查船忙至丁宅見了丁福下書拿書至書房中回稟二爺照升將書看完命盧忠進來盧忠進書房丁照升問說你好大胆敢來此間詐遣書信盧忠說此話因何說起這明：的是大爺京筆二爺反怪老奴正在又難之祭只見丁福跪近書房說是三位員外來到話言未了只見盧芳徐慶蔣平來至跟前此此行弓行礼盧芳忙向芦忠展爺到此几日了芦忠說到明朝就是三

日了芦忠把玉棠恁生困展爺之事訴說了一番芦芳說我三人今特奉聖旨而來今晚二弟到五義廳前今看大家在左右竹林中埋伏勿使玉棠漏網由恐你路徑不明今晚派芦義在園門等候千萬！之憑兄去也說罷同徐慶蔣平而去在方進處躲避到夜晚大家埋伏芦忠前去察船這也不表且說玉棠此特同御員外丁大爺在廳中飲酒到晚間趕三寶會巧地差厨與展爺送去酒宴伺候不肯叫丁爺聞知到明日就是三日限滿猶恐生出他變這日攔關話不必細講以至天晚這盧爺同徐慶蔣平三位要進花園埋伏以走至後門蔣平說二位哥！先行我到湖沿上去出恭當下蔣平落後不提單言天晚

之時丁二爺獨自一人來到芦宅遠處的見芦義相等二人見面芦義送二爺以至花園之中盧義自去這二爺丁照卉見天色尚早就在太胡石後影住身形不多時只見從東邊來了一人手提燈籠往西所走又見西邊也來一人往東走二人走至對面西來的那人向一聲胡二哥你來作甚麼但听那姓胡的說今日展爺撒了酒瘋了他把酒罈子也雜碎了把酒席也踢了我又不敢得罪他老人家我去回稟五員外或是換酒哇或是邀請他在所上同飲呢那人點頭說正是如此無奈員外就是不肯叫丁大爺同知聽那東來的人說他叫一聲周二哥你作何事往那里去那人說五員外今晚要三寶去說會會我

取三寶去說罷二人相別各公公幹

兩個人 話畢齊都邁步走 彼此的 各自公幹各奔西東

往東的 這人名喚周天論 西去的 那人名喚他叫胡蒙

不言這 姓胡他往西邊去 且說那 丁二爺邁步往東行

走過了 小石壘又到冲洞天 走甬路 丁二爺跟定那人直

不多時 離此不遠是石洞孔 丁照卉 緊走几步他向了一聲一

丁二爺赶上那人叫一聲周伙計慢行那人回頭說二爺來此

有何公幹照卉說我來借你的衣服落穿一穿周天論說二爺

來借我的衣服穿必是要吃會親酒去不然如何掛這麼大画

呢二爺說不必多講快快的脫將下來周天論說是了叫我脫

我就脫我若不脫算我錯呢說罷他脫將下來双手遮將過去
他說把我的毡帽借與你把腰中裕色也遮過去說二爺還有
腰牌一面我送個整人情罷不然你也是打我我不過是多凍
一會子有什麼要緊你老人家可快些回來着凍死我了可惜
了兜的大槩二爺還得將我綁在樹上了爺說這到是正禮立
時把周天論捆在樹上那人說你還不拿棉花來把我的嘴堵
上罢看我叫喊起來豈不悞了大事嗎了爺說正該如此那人
說我知道是這個德行了爺就用他的綿衣堵住他的口那人
說你老別堵我告訴那看守洞門之人他名叫醉李你可說
了我是送到冬天千萬別送到冬天冬天凍的荒了二爺也不

聽他的貧話就把他的口堵住這了二爺直奔那石孔洞而去

且不言 樹上細住周天論 單這這了二爺直奔石洞中

到洞前 傍邊有座看洞 鋪的 鋪里邊 有個醉李他在鋪中

這個人 終日无酒三分醉 存一個 大號人稱是李那瘋

正然在 鋪中閑坐往外看 速速的 他看見了宅的二 公相

這醉李 一見二爺不識認 他 心 裡 好生納悶他在心中

不多時 二爺來到他鋪口 這位爺 開言有語問了一聲

說道是 夥計你是貴姓李 五員外 差我來取那宝三宗

這醉李 叫声兄弟你尊姓 這二爺 有咲回答說我姓了

說罢時 二爺忙把腰牌遞 這醉李 他接在手中看分明

他說是 我開洞門你取寶 這醉李 說借兩在舖喝一盞
只見他 開了洞門取了寶 那醉李 一伸手拉住不放鬆
叫兄弟 說明了借兩喝酒 却因何 三宝到手你就要行
二爺說 我先回與員外話 咱二人 少時我陪你吃一盞
醉李說 員外白爺有眼力 這如今 手下之人俱各年青
怪不得 于大提親他不肯 原來是 白爺的主意我心明
說着話 伸手去摸丁爺的臉 丁二爺 心中惱怒他假哄
二爺說 大哥李爺休動手 我本是 新來乍到不認的東西
久以後 無別的說的仰仗你 這本是 兄弟年輕求你照應
這醉李 信以為寔良為得意 他竟是 嫌狗里窠小他奔中

他伸手 拉住了丁二爺的手 他這裡 苦了的留住丁爺不放
登時間 照奔望着醉李 你今日 必是要誠意吃一盞
當下丁二爺眼看着醉李亦發的不愿活着了只見丁二爺哄
盪盪的這支手拿住宝匣那支手將醉李的手拉住腕子
這醉李 見這般光景无主意 丁二爺 拉住了醉李向一聲
說道是 尊兄定要喝一盞 這難難 我今就陪你吃一鐘
只听得 啍呷一声着了重 見醉李 翻身躺在了地流平
丁二爺 看着醉李的顏色 登時間 他要想還生萬不能
丁照奔 邁步番身出舖外 去到那 氣死猫石洞裡救展
這位爺 手提燈籠往前走 氣死猫 不遠就在這咫尺中

只見那洞門以外也有個鋪丁二爺走上前去他把話明

丁二爺到鋪中說伙計將才胡伙計回了五員外說展爺醉了

將酒垆子踢倒還摔了傢伙員外差我請他到所以同飲當下

那人看過腰牌開洞門請出展爺丁爺手提燈籠先走展爺隨

後跟定走的離洞遠了丁爺回頭一看展爺問一聲你是丁家

賢弟么丁爺說你還認得我呢又叫展兄你我同到五義所前

竹林埋伏今日盧兄等至此務要成功還有一事你看宝匣在

此展爺聞听說有勞賢弟

徹去憂面代歡容說有勞賢弟

這如今天色尚早恐有耳目

咱二人一同奔至了五義所
到莫若若站在園中影住身形

他兩個叙着閒話往前走忽听得小橋兜上面有人聲

他二人止住脚步不往前走躲在了梧桐樹下影住身形

只見那二人抬着一垆酒是一個木瓜垆子成着紹興

後面的抬酒之人叫雜琪前面的就是才來的叫胡蒙

展雄飛將宝匣放在樹欄下他二人在黑影之中隱身形

後邊的丁爺伸手揪住腰前面的展爺上前把耳朵擰

前面的胡蒙說好好的走倘若是摔碎了酒垆了不成

後面的那人說你止住了步似這等脚下嘩搭却怎樣行

且說這抬酒垆的二人下了小橋正往前走忽然被二位英雄

一人捺住一個這胡蒙見是展爺他說你老人家出來了等的

心急了，我與你老人家送好酒來了。展爺同丁爺將他二人拉
住至柳樹跟前，胡叻說：「怎麼你們二位要在此處喝麼？」展爺也
不答言，將他二人綁在樹上，口含一口酒，說：「好酒，胡叻說敢則
好，那是木瓜，點紹麼？」當下丁爺將他二人的口用衣衿堵住，走
去尋我寶匣，忽然不見展爺，吃驚不小。

展爺

霎時間

寶匣為何不見

明

此間不曾有人行

丁照卉

叫聲大哥你莫亂

想一想

寶匣為何放在

這一時

並無見有誰來往

却因何

並无形相影共宗

展爺說

這是看來好奇怪

忽听得

空中有人叫展兄

展雄飛

台頭見樹上有

說道是

你二人作事不穩

將纜時

若有傍人從此經過

豈不就

枉費丁爺盜寶

丁照卉

見是徐慶哈！大咲

說道是

早去埋伏，早把

三個人

都一齊邁步往前走

來到了

竹林跟前，跔住

且說三位英雄來至竹林，左右各有埋伏，准備動手。誰知盧芳

他是獨身影在左邊，展雄飛跟在他身後，右邊是徐慶在先。

丁二爺在後，且說這徐慶隱住身形，舉目留神，望五義廳上

燈燭

廳上的光輝如白晝

中間裡

席坐定三位英雄

丁大爺

照蘭居長在首位坐

二位是

白判官，却是柳青

金毛鼠

手擎玉盞是主位座

只听他

有語，用言

金毛鼠

此間設下這三寶會

有一個

要緊的情節在

想當初 玉崇進京把御貓去 為的是 察看他人有什能

走至了 半途之中遇着良友 我改扮 由水乞丐一般全變

訪了他 三日的工夫無更改 竟與他 初會相交無有更

俗言道 立志交友須要券已 又道是 擇其善此必當從更

我看他 慈產意正文才誠力 生而知 却是天然的志誠

聖人云 貧而无產君子自重 理當是 相交莫論富與穷

看他是 一片的真言無二意 我二人 在旅店之中拜盟

看他的 印堂之中有股黑氣 怕的是 秋末冬初有難星

臨別時 我再三將他來主付 到後來 果然茶散監在獄

若非是 寄諫留刀我將他救 到只怕 他性命殘生活不

後因我 閑時遊行到御園內 看見那 報恩的塑像似

想當初 宮中若无有寇承玉 到而今 那有皇王宗仁宗重

因此上 御園之中我題詩句 為的是 在萬歲的跟前

到後來 御園棄凶是金毛鼠 皆因為 一時之間報不平個

龐樓上 與大哥割袍斷了義 專等着 開封府中必發兵將

那怕他 千軍萬馬是何足惧 最可嘆 無義的徐慶與平

他二人 怕死也投到開封府 大概是 在色與手下當兵

當下白玉棠說的是代酒的哇苦話這徐慶焉能忍的住叫

五弟你好生无礼將身一蹶跳在廳內舉刀就砍未知如何且

听下回分解

秋風陣陣到園林

秋景消條最慘人

秋菊東籬真可愛

秋虫窗外有停聲

且說徐慶望^著玉棠就是一刀砍去玉棠一見用桌子一拋將徐慶打倒在地白爺將身上的袍服脫下撕成兩半左右一輪所有的燈進皆搗滅脫去了靴光着襪底見蹤身跳出所外那里埋伏之人齊來動手黑夜之間白爺把袍服往東南一丟這里象人往東南趕去白爺撒回身早往北去出了後門而去這里柳青一看氣冲牛斗叫一聲玉棠不必京慌有我柳青前來助你說罷往外一躍身手舉宝刀說好一個結義之情且說盧芳一見大家動手他心中正自悽慘望到骨肉之情言有這一番

的光景好叫人心中似萬刀俛傷身的一般欲伐擒拿玉棠又想一想結拜之情心下又不忍我若袖手傍觀又是奉旨而來甚是為難忽見柳青舉劍奔至面前盧芳一見這心中暗氣往上一撞且拿柳青道這想必迎上前去

一心怒 現見來了白面判 這盧芳 他邁步番身迎上前
一伸手 要在鞘中拔宝劍 又怕是 宝劍无眼他性命現
因此上 盧爺不肯拿宝劍 他這才 赤手空拳他往前躡
說道是 柳青无齒還在此 白面判 一見盧芳他把臉番
舉宝劍 对准盧芳往下砍 鑽天鼠 一陝身形躲在一邊
兩個人 一來一往特多會 只見那 盧芳一脚踢在

他手
腕間

白面判 一時之間疼難忍 鑽天竄 跟進脚步又是一

這一拳 柳青躲過他將身 盧員外 徹回身形往前一躡

来到了 柳青的跟前他進 駕鴛脚 一脚踢倒柳爺平在地

這虛芳 分付眾人與我綁 只見那 兩旁的勇士齊上前

象多人 齊來動手用繩捆 這不就 接了柳青白面判官

鑽天象 站在一傍一聲嘆 叫一聲 柳青你且自听我言

想當初 你來邀我去叔金 那時節 某家也曾對你來言

我命人 急送尊駕出門去 原說下 你我今生是不交談

你反來 又與玉棠多親密 就不該 付又來到我的家園

慢言是 你與盧芳无見面 白玉棠 他也不該又轉回還

既然是 與我割袍斷決義 却因何 又來到我家有何顏

你今日 又幫着玉棠來戰戰 我們來 却是拿他要去封官

我看你 既來動手分上下 却因何 手拿寶劍反受一拳

盧員外 分付手下松了綁 快將他 送出庄外莫令回還

當下家人松綁捧出他去 這盧芳邀大家齊至丁家堡等候這

展爺說咱大家撮到呵宅 白玉棠怎樣呢 盧芳說不防有蔣澤

長大驟不出則長算計 且說那 玉棠白爺徹回身形

不言位象 一齊俱到了家去 一直的 竟奔後門他往外行

他原來 後門却有個脫身 計 急的他 伸回手來他自打胸

跑至那 潮岸的跟前發愣了 急的他 伸回手來他自打胸

原來是潮岸有一條鐵鏈。到而今不見鐵鎖的影。共宗白玉棠。正自發急心焦。忽听得湖中水响。却有人声。你道這玉棠為何發急呢。內中有個隱情。他當日與得仁宗勅封了御猫。就與韓章徐慶蔣平等。不忿在心。就在後花園製造。下兩個石洞。名為氣死猫。就等個機會。好困展爺。又煉了一個。備而不用。的異業異業。今日想起。有個脫身之處。這後湖中。无橋無渡。故此。那人不往後門來。趕大裏皆知。並無去路。為玉棠有個去路。他有一條鐵鎖橋。當日白爺就有個君子。防不然的主意。這些事。盧芳他却一字不知。為蔣平知道湖沿的兩傍。有兩個鐵橛子。通身一道鐵鎖。終日裡白爺操演。光着襪底兜。

步走如飛。專能在鎖上行走。今日故此出後門。想過此橋。跑至此間。不見鐵鎖。連鐵橛子都不見。故此上无天路。入地无門。玉自着急。忽听水响。有一支魚舡。上有一老一小。這少年口念山歌。往前所走。遊蕩。一支小舟在水面上。少年的口念山歌唱的好听。唱的是朝臣代漏五更冷。自古道。鐵家將軍是為利名。你看那山寺日高僧還睡。算將來。名利二字不如魚翁。白玉棠把撐槁的高声叫。他這裡口中連叫了兩三声。且說白爺叫一声。舡上的魚郎哥。冲過來。渡我過岸重。的謝你。他這裡叫的声啞。舌甘。那少年的總未听見到。是老者听見。

了眼望着白爺說官官原來是叫我嗎白爺說正是奉懇將我
渡過岸去多有金銀相謝那老者說官官你叫我渡你過湖麼
你且听我道來

老者道

爺上休得你見怪且听我對你從頭細說原由

告訴你

我本是捕魚舟對你說不是渡人的扁舟舟

終日里

水面遊全憑着日捕江魚我渡春秋名合利

一笔拘

姣妻美妾丟開手不如這一杆一線一片舟

閑來時

歐一歐悶來時喝一口還是我一來一往

一寸勾

身簑衣一尊酒誰似我一人垂釣一江秋

也不愿

銀錢有也不愿爵封候那似我綠樹陰頭

誰能垢

得好休便好休何必名利苦追求我心間

早追透

還只得持杆躍上這釣魚舟我把那

嗔痴貪愛死閑鎖

到晚來醉醉飽遊三咲五候放

收三

忍三休一個身體康健活到白頭

這老者

竟說些個閑散話只見那白玉棠他這里

一躡身形

早上了舟頭

這老者問

一声客官當真的麼過去麼他這里說話就將舡冲

至湖的當中

他稳住舡又問道客官未何不取銀來謝我呢玉

棠說過了岸

就有銀子老者說客官你忙了麼舡家不打過河

錢哪只見那邊

又來了一支也是魚舡玉棠暗想此向素日无

船今日却是何故呢正自思想那老者又要銀子白爺說身邊
不曾代來老者說我也不與你講禮且到那船上吃一盃他一
蹤有五丈多遠蹤到那船上去了那年少的說你没銀子麼我
也不管了下水摸真去了說罷蹤在水中且說這後湖中的這
些魚船俱是丁宅准條當下玉棠他站在船上自己拿槳一撐
那船在湖中滴溜滴溜轉白爺正自着急只見船上有一堆簍
衣亂動白爺留神一看從里面扒出一人玉棠一看不是別人
正是蔣平真氣急了玉棠咧声咽大喊舉槳就打蔣爺說老五
別生氣了我不惹你一番身下水去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冬景肖徐悲鴻

冬景肖徐悲鴻

茂齋

龍圖公案

第肆拾部